

Small Pla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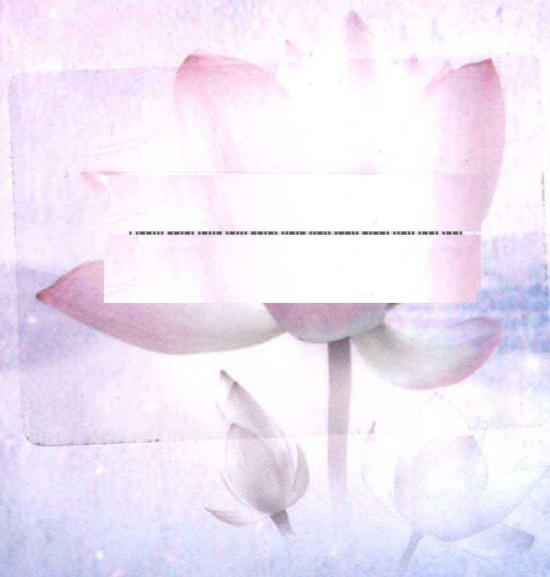
YI DENG JIANG HUO JIANG ZHE
XIN ZUO JING XUAN



第十二届新概念 一等奖获奖者 新作精选集

上

主编 ◆ 刘鲢



Small Planet

新蕾出版社

YI DENG JIANG HUO JIANG ZHE
XIN ZUO JING XUAN

第十二届新概念 一等奖获奖者 新作精选集

主编◆刘鲶



Small 小星球 Planet

111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星球 90: 第十二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奖者新作精选集. 上 / 刘懿主编. —天津: 新蕾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07-4710-0

I. ①小… II. ①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3009 号

第十二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奖者新作精选集. 上

主 编: 刘 懿

责任编辑: 陈晓梅

特约监制: 张进步 程园园

特约策划: 周永鑫

特约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小鱼设计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总编办(022)23332422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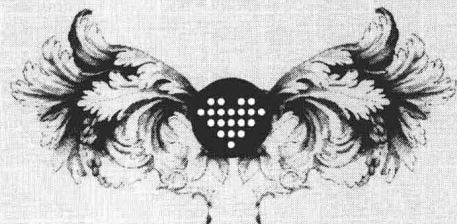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



第十二届新概念 一等奖获奖者新作精选集（上）

目录 Contents

孤望

成人礼 001

- 韦智杰……………九球 / 3
- 周亚波……………固执 / 14
- 周丽晶……………琐碎于这一季的末端 / 22
- 黄集攀……………重生 / 30
- 马盼盼……………假如我是一个姑娘 / 36
- 陈虹羽……………交战 / 42

城市

旧面孔 049

- 徐真然……………夏日的饥饿村庄 / 50
- 张彦妍……………桥段 / 64
- 许竹敬……………晓军的暑假 / 73
- 徐 衍……………村庄新旧事 / 79

晚安

红舞鞋 091

- 任其乐……………采采 / 92
- 任其乐……………只是悲剧而已 / 101
- 周丽晶……………流落 / 105
- 辜舒洁……………我们还在原地 / 116
- 鲁一凡……………我在那个角落患过伤风 / 125
- 徐真然……………晚安，红舞鞋 / 135

逃亡

仲夏夜 141

- 方 言……………我的黄金时代 / 142
- 张彦妍……………生于九零 / 146
- 任其乐……………面对我的左，是你的右 / 151
- 孙倩兰……………明天也许像夏天 / 155
- 王 爽……………蝉蜕空空 / 161

流浪

摩天轮 167

- 徐 衍……………愚人节以后 / 168
王苏辛……………在多年以后的小镇上奔跑 / 176
辜奸洁……………来日且方长 / 182
王苏辛……………歧路花园 / 185

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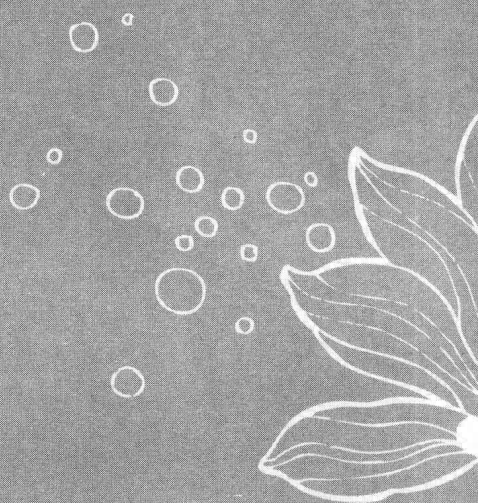
深夏祭 191

- 李 田……………魏公村里的齐白石墓 / 192
陈虹羽……………绝望的人们都消失在光中 / 198
徐真然……………深夏祭 / 207
应颂祺……………莫塔是一座城 / 209

童话

流沙瓶 215

- 杨 鑫……………马桶 / 216
鲁一凡……………纯白之漪 / 221
贺伊曼……………不存在的纪梵希 / 238
李明生……………城市稻草人 / 243
应颂祺……………敲打黑夜的键 / 248
马盼盼……………隐身 / 254
杨笑辉……………兜圈 / 264
应颂祺……………爱情的马拉松 / 270





成人礼

陈虹羽

交战

马盼盼

假如我是一个姑娘

黄集攀

重生

周丽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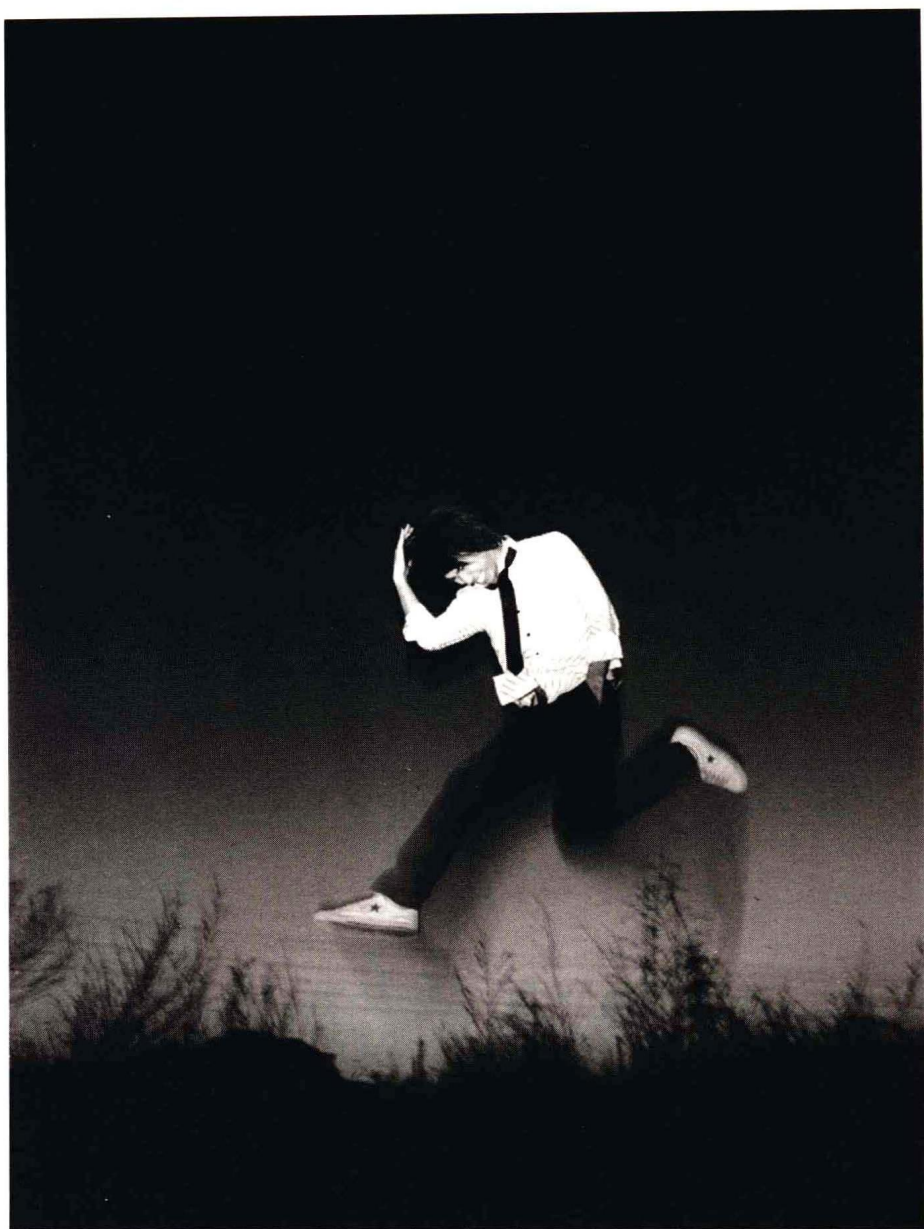
琐碎于这一季的末端

周业波

固执

韦智杰

九球



——在大风吹拂下的古城堡远远耸立在朦胧的天地之间，仿佛驻剑而立的骑士在静静等待即将来犯的敌人。

九球 文/韦智杰 图/赵佳

韦智杰

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B组一等奖获得者。

在这条色彩澄清的路上，我们狠狠地擦肩，磕破双瞳，
然后分道扬镳。

九球 文/韦智杰

「一」

冬日的阳光像蜜橘果酱一样涂抹在Lee家的窗台上。Lee从浴室里走出来，脚上挂着一双人字拖，啪嗒啪嗒地走在印花绒毛地毯上，晶莹的水珠从他散乱的长发上滴下来，他英俊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睛却像是里面装满暗器般地微微眯起。

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罐百威，走到绒布沙发边抽过茶几上的一张报纸，报纸上赫然醒目的标题写着——天才少年“Lee”协助警方破获连环虐杀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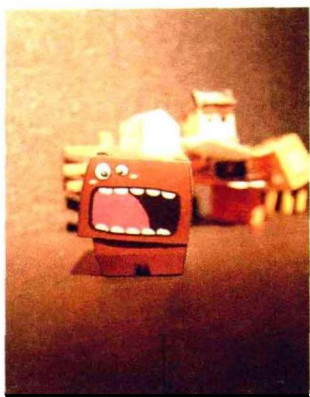
他对着报纸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扔下报纸，随手拿起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了起来。

“Lee! ……Lee!”

在冬日萧瑟多风的午后，突然从楼上传来了十分微弱的喊声。

“一定是哈兰德。”Lee百无聊赖地向阳台走去，小声嘀咕道，“哈兰德这个家伙生来节奏感差，生理平均摆比一般人要慢上那么0.3秒，所以在两声呼叫之间的间隔会让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舒服。”

哈兰德在Lee开着暖气，仿佛春天的房间里啜饮着啤酒，说明了来意，说是有一张参观传说中的上古名城德拉城堡的旅行团的免费券，哈兰德因为，自己的父亲突然遇到车



● 图/王家琪

祸，因为左腿腓骨的粉碎性骨折住院了，他在这段时间得陪护他的父亲不能去，又觉得很可惜，所以想让给平日交往甚密的Lee。

“为什么是我？”Lee警觉地看着他。

“你是我同桌啊！我们关系这么好，而且你又很喜欢这类古迹。”哈兰德的眼珠朝右边迅速地摆动了一下。

“少来这套。”Lee放下啤酒，不容置疑地问道，“你喜欢的爱丽丝比我更喜欢古迹，像你这么重色轻友的男人，如果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会把票给她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爱丽丝！”哈兰德突然紧张了起来。

Lee拍拍他同桌的肩膀，笑了笑，说：“你别紧张啦，我不会说出去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Lee突然觉得这种打心理战的对话很有意思，故意装出一副刨根问底的样子。

“因为……因为……”哈兰德突然感伤地说，“其实，我一开始是想给爱丽丝的，但是她似乎很排斥我，不想收我给的东西，再说她家那么有钱，她想去还用得着赶这个时候吗？”哈兰德突然瞄了一眼那份报纸的标题，被Lee看在眼里。

“你知道吗，”Lee的脸上露出微妙的表情说，“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脑，其中左脑掌管思考，右脑掌管记忆中枢。由于神经的交叉系统作用，所以一个人在编谎话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向右边转动眼球。而你刚才每次说话，都会这么转一下，所以你撒谎

了。由此可见，这次旅行有问题……”

“我算服了你了，大侦探，你到底去不去啊，不去就算了。”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猜你叫我去，一定是其中有什么需要破解的疑团。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你无需掩盖这种谜团。所以……”

“所以什么？”哈兰德显然已经显得不耐烦了。

“哈哈。所以说，其实你只是有种不好的预感，至于具体是什么预感，你这个从来不喜欢思考问题的直觉动物，自己也说不上来吧！”Lee开心地大笑起来。

突然，笑容在Lee的脸上凝聚成一种冷静的光芒，他轻盈地从哈兰德手里接下了那张旅行免券。



晶莹的水珠从他散乱的长发上滴下来，
他英俊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睛却像是
里面装满暗器般地微微眯起。

「二」

这个冬天的德拉城堡在一片阴云之下显得格外沧桑和寂寥。在大风吹拂下的古城堡远远耸立在朦胧的天地之间，仿佛驻剑而立的骑士在静静等待即将来犯敌人。

Lee和旅行的同伴们在汽车抛锚后，已经徒步在苍白的雪地中行走了两天的路程。一路上Lee都沉默不语，只有一个名叫亨特的青年总是跑来和他搭讪。亨特个子很高，脸色红润，圆圆的鼻头，只要走得稍微快一些就会渗出汗水，他总是笑嘻嘻的，走起路来一颠一颠，就像是装在木头匣子里带弹簧的小丑，样子颇为滑稽。而且，Lee极其怀疑此人是否是双鱼座的，因为只要在场的哪一个人显得不太合群，他就会主动过来找他搭讪，问东问西，调节气氛，这让像Lee一样喜欢独处的天蝎座男生很不自在。

他们这一群人确实让Lee心生诧异。Lee一边踢着路面上的石子，一边揣测。首先，这是一个像样的旅行团，但是却只有七个人，好像有一部分人没到齐，又像是在中途消失

了，而旅行车确实是最豪华的客车。按理说，七个人是不可能组团来德拉城堡的，这种奇怪的旅团Lee是第一次见到。更让Lee感到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旅客之间没有该有的陌生度和警觉性，虽然他们同样不怎么对话，但是Lee观察到，不管是其中任意两人在对视的时候的那种笑容都像是一——像是，曾经见过，但又不到相邀聚会的朋友的那种亲密程度。如果说一两个还是巧合的话，那么，整个旅行团都笼罩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的话，就让人心生疑惑。“跟哈兰德沾边的事情果然都有问题。”Lee小声嘀咕了一句。

这时候，亨特又跑过来跟Lee搭讪了。Lee本想问问亨特，但是刚一张开嘴就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怕这个问题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他也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样显得过于聪明的问题会让他十分被动，甚至有可能处于某种危险之下。所以，他决定继续保持沉默、装傻，而且他实在已经累坏了。对于他这样一个百分之九十靠大脑的生物来说，这种长途奔波简直是折磨。

当他再一次回头望去，白雪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他们的脚印就如同一行乌鸦分外显眼地点缀在距离德拉城堡不远的平原前。

“终于到了。”打头阵的肌肉男哈里斯回头对他们的同伴说，“你们看，那就是修建在几个世纪前的德拉城堡。”身后是一片欢呼声，团里唯一的女生赫拉更是欢天喜地，甚至借机过来拉着Lee的手蹦了起来。

“哦，对不起，你看，我是高兴坏了。”甜甜的小女生赫拉羞红着脸，两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好。

Lee疲惫地低着头，他想着自己的心事，同时心里抱怨着疲劳，对种种疑虑有着本能的探索欲。这倒霉的旅行从汽车抛锚开始，又不知道以什么倒霉的事情结束。

“我们进去看看吧。”亨特大笑着一把勾住Lee的肩膀，大声说，“来吧，哥们儿，里面的城堡管理员肯定已经准备了房间和食物，今天我们可以好好饱餐一顿，洗洗风尘了。”

Lee突然想起，这可是他心仪已久的德拉城堡。虽然对于这座城堡，Lee已经从他的整体结构、建筑构思、设计原理和断代历史等都做过详尽的考察，但毕竟这是第一次来到实地，不管怎样，他都要好好参观下德拉城堡的一切，凭借自己的观察力，说不定能得到一些在大英图书馆都找不到的秘密。他抓起背包，迈开大步朝吊桥走去。

风依旧在刮，但始终抵挡不住旅人心中接近目的地的喜悦。

「三」

这的确是座历史悠久的城堡了，青苔爬满墙角，斑驳的城墙只有几块砖是砌着石灰的，而里面北欧风格的装饰让这几个游客恍若隔世。

“在下有失远迎，让各位在寒冷的郊外走了太多的弯路，请见谅。”城堡的主人弗朗茨跟各位打招呼，毕恭毕敬的样子，显得更加见外。“我给各位准备了房间，你们今晚就先回自己的房间休息，明早我再带各位好好参观，这袋子里是你们房间的钥匙，大家随机抽取一下。”

Lee拿到的房间钥匙是七号，在抽到九号房间的亨特的对面，而Lee的隔壁是一个恐怖小说家胡瑞斯的房间，一路上Lee都很想找这位他喜欢的作家聊上几句，不过都没什么合适的机会，他决定晚上一定要去拜访他一下。

可是，在晚上和胡瑞斯的交谈后，从他的房间里出来的时候，Lee失望的表情像裹尸布一样盖在白皙的脸上。看来“文人无行”这句话真是非常有道理，从有一搭没一搭的交谈中，Lee发现胡瑞斯这个人内心极其残忍，完全只想着自己的恐怖小说，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都简单地划分为素材和非素材两种。简言之，只要是不能被他用做小说素材的事，他就漠不关心。如果可以，他就会带着一种寡廉鲜耻的态度去打听个究竟，而绝不会想这么做是不是会伤害到别人。

回房的时候Lee换上睡衣，突然很想去找亨特玩玩，也算可以解闷，虽然他有点啰里八唆的，但是却富有人情味，而且在这么寂寥的冬季夜晚，就算是一架铁匠的鼓风机在你耳边吹个不停，也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房间好。Lee想。

大厅的钟摆开始摇晃，时间跃过十点，亨特刚好从房间出来，和Lee撞了个满怀。

“嗨！Lee！你是要来我房间找我吗？”亨特这话问得Lee有点崩溃，他咧了咧嘴，被他这么一问倒有些不好意思。

“不，我搞错了，以为这间才是我自己的房间，你看，七号房间怎么在胡瑞斯的十号房间的旁边呢，奇怪，所以我进错了。”

“走！我刚才听管理员说这里有个豪华九球厅。我刚洗完澡正想去试试身手呢！碰上你真是太好了。”说着，弹簧小丑就一把拖过Lee向台球厅走去。

走在半路上，亨特突然一拍脑袋问Lee，“哦！我光顾着拖你走，都忘了问你，你会玩台球吗？”

“会……会一点儿……”Lee结结巴巴地说。当他的侦探头脑碰到秀逗的时候完全只



● 图/刘思德

有投降的份了。

这间九球厅布置得确实非常奢华，为了符合整个古老城堡的氛围，所有的材料和照明设备都是哥特风格的，甚至连那个放在正中间的球台支架，都是用橡木手工细加工后搭建起来的，细密繁复的纹路和做旧处理，让球台焕发出迷人的气质，只是上面鲜绿色的绒面有些刺眼，像是时空扭曲穿梭后的产物。

“天哪！怎么少了两个球。一号和九号哪里去了？”Lee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城堡台球厅的独特韵味，亨特就大声嚷嚷起来了。

这时候，突然听到走廊传来一阵尖叫。Lee和亨特一起走出台球厅，穿过城堡走廊，在大厅看到所有的人都围着一具尸体，倒在地上的是华盛达先生——一个语言学的专家。

“他已经死了吗？”说话的正是刚刚第一个发现他的人——亨利斯特，也是一个结伴旅行的年轻人。

对，他死了。他的左手一直捂着胸口，表面上看可能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的，但是他的右手上按着两个台球，红色一号球和黑色九号球。

“他死了，可能是旅途中经历太多劳累和寒冷造成的，毕竟他已是一位老者。”胡瑞斯将尸体的眼睛合上，“谁过来帮忙将他的遗体搬到大厅，明天一早等客车修好后再将其送回城里。”

“等等，这并不是简单的劳累过度，而是谋杀！”Lee从尸体的手中拿出那两个台球，红色和黑色在此刻成了一种触目惊心的颜色。

“对，根据我长年的经验判断，这的确是谋杀。”刚退休离职的刑警华利探长，拿过Lee手上的两个球，说道，“华盛达已经留下了凶手的线索，红色和黑色。”

“哈，我知道了，”带队的队长哈里斯看了看隔壁的台球室，下了定论，他指着对面的人说，“就是你吧，胡瑞斯先生，因为你衣服的颜色正是红和黑。”

全场静默，但一瞬间便又开始喧哗。而走廊的西面却又传来了一声尖叫，是这里唯一的女孩赫拉发出的。大家到达时，见到的又是一具尸体，而此刻死的却是城堡的主人弗朗茨先生，他的背部竖插了一把匕首，他的手中依然是握住两个台球，紫色和黄色。

“这又怎么解释？紫色和黄色可是你上衣的颜色哦，哈里斯先生。”胡瑞斯讽刺哈里斯说道。

“看来这不是死者留下关于凶手的线索，如果说华盛达能够拿到球是因为他正在台球室附近，那么弗朗茨拿到球就显得太过离谱，而且两人死去前同时将球用来暗示凶手的信息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除非两人是商量好的。”Lee用手托住下巴，像往常那般镇定地思索起来。

“那么，是数字。”华利探长掂了掂台球说，“一个一号球，两个九号，还有一个七号球，这说明了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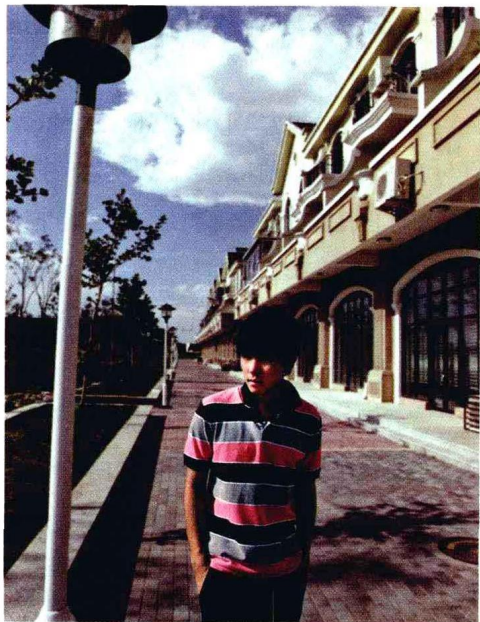
“1976年。”Lee笑了，“看来是凶手留下的一个杀人推理游戏。”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还是先离开这座城堡吧，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报警。”胡瑞斯拿出手机，却发现信号全无，而城门外的那座吊桥已经被熊熊大火烧毁。

“看来，今晚大家是回不去了。”亨特慌张地对Lee说。

“这些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就连我们的客车在路上抛锚，都是凶手制造出的结果，其实，他在雪地里就想找机会铲除我们，只不过一直没机会。”华利探长说。

图/赵佳



“那么，吊桥又是怎么点燃着火的？”赫拉小姐问，仿佛又在自我安慰，“莫非，现在凶手不在我们身边？”

对啊，如果凶手现在就在我们身边，那么远处的吊桥又是怎么烧毁的呢。Lee沉思，而他没有说话，仿佛看出了一点眉目，只是凶手却依旧没有轮廓。

“时候也不早了，大家今天就先回房间休息吧，没有我的指令，大家都别擅自离开房间。”华利探长吩咐大家说，“记得，千万要把门锁好。”

大厅的钟再次敲响，不平静的一夜终于过去，Lee拉开窗帘，雾气在雪地上散开，举目之下，是一片荒地和几棵枯树，世界没有一点生机。

还有下一个吗，Lee想，凶手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吗，凶手是在挑战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又接着一个？

“不好了，赫拉小姐也死了。”亨特敲打Lee的房门。

“什么时候的事情？”Lee开门，今天早上，发现她的人是华利探长，她死在厨房里，想是中毒而亡的，因为咖啡杯里有含毒物质。手上还是按着台球室里的球，这次是绿色4号。”

“看来，凶手的确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而且他的目的是想将我们一起杀害。”Lee对正在焦虑的亨特说。

“我还是觉得我们各自的命运都无法逃脱灭亡的束缚。”亨特低下头忽然冒出一句诡异的嘀咕。

“为何这么讲？”Lee拽住他的手说，“难道你们之前就认识吗？”

“对啊，我以前和哈兰德以及这次前来的人一起参加过一次户外旅行，那时候的人比这次多，但是也险些全部丧命，哈兰德把这次免费旅行的机会让给你，可能就是对上一次旅行有着心理阴影。”

“你是说这次来了的七个人，也是上次旅行的那些人的其中一部分？”Lee说，“可是，旅行团为什么只是我们七个人？”

“我哪知道呢，但是这次旅行也不是上次旅行社发起的，而是我们收到了匿名邀请函，但也可能是旅行团给予我们的补偿吧。”亨特说，“但是，好像只有你和莫布里先生不是上次一起旅行的人，可能他也是跟你一样代替别人来的吧。”

“刚刚你说，上次险些全部丧命，是怎么回事？”Lee问。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们的木屋发生了火灾，很多人被困在里面，后来有人逃

了，从烟囱中爬出，但也有些人因为未能及时逃出，而被闷死在木屋里面，葬身火海，太惊险了。”

“看来，我们得先去莫布里先生的房间看看。”

“你的意思是下一个死亡的人会是他？”亨特瞪大了双眼。

赫拉小姐的死，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敢单独留在自己的房间，因为怕被下毒，他们甚至不敢喝水进食，但是聪明的凶手怎么会以同样的手法去杀害不同的人呢？

胡瑞斯则很镇定地在沙发上握笔写字，就像他说的，如果能活着出来，他一定要根据此次的经历再写一部畅销小说；而带队的哈里斯却已经在地毯上睡着，也许是因为昨夜的担惊受怕，他的黑眼圈使他更加疲惫。亨特吃着书包里的零食，看着Lee，Lee也是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他望着天花板，似乎在考虑什么，却又表现得不屑。

水母状的大吊灯在大厅的上空摇晃，寒风从破裂的窗户外刮来，空洞的城堡在白天依旧显得异常氤氲，而窗外，雪似乎下得更大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凶手的整个作案过程吧。”华利探长打破了沉闷的局面，“第一个人死去的人是华盛达先生，他的助手亨利斯特第一个发现他时，他是手捂着胸口，给人一种自然死亡的假象，可是，后来我查验了尸体，发现他的后脑有淤血，至于城堡的主人弗朗茨，凶手起先并非是想杀他的，但是，弗朗茨先生每个子夜都有视察城堡每个角落的习惯，凶手的作案过程被他发现，于是，凶手便杀人灭口。”

“那赫拉小姐的死说明了什么？”胡瑞斯问，“如果凶手只是想杀华盛达先生的话。”

“凶手只是杀一个人，但连凶手都不知道他要杀的究竟是我们中的哪一个人。”Lee站起身来，对胡瑞斯说，“因为他要杀的是三年前在木屋中逃生的其中一个人，而那个人正是名字以H开头的人。”

“所以，我们全部得死吗？”亨利斯特惊叹道。

“不，有一个人不能死！”Lee指着莫布里先生说，“那个人应该就是你吧，莫布里先生。”

“凶手是他？”所有人都暗自说道。

“呵呵，胡扯，可是你的证据呢？”莫布里冷冷地笑着。

“证据就是你脖子上只剩下一半的铭牌，上面写着H。”Lee的眼睛穿透着莫布里瘦弱的身躯，“这个东西可是属于亨特的。对，他也是逃出火灾的其中一人，因为有些人没有



● 图/王帅

逃脱，死在了里面，其中一个便是你的未婚妻，对不对？”

四周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听Lee的分析，包括城堡屋顶上那几只寥寥的乌鸦。

Lee继续说道：“你此次犯罪，只是为了给你的未婚妻复仇，你一直以为是一个缩写名为H的人害死了她，可是你错了，是你的未婚妻将逃生的机会让给了他。亨特在急忙之中丢下了铭牌，后来铭牌被火烧坏，只剩下一半，让你无法找到真正的复仇对象，对吗？”

“那又如何，可是你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莫布里已经布满血丝的眼睛，略微暗淡下来。

“证据就是你口袋里的那颗三号球。”Lee笑了，他似乎已经看穿了莫布里的

口袋，而事实上，他早就已经勘察了台球室，“你想用台球转移大家的注意，让大家往台球的方向去推理，可是最后还是让台球败露了你的作为。”

“但是，那又如何，昨夜吊桥是我们一起目睹烧毁的，我有不在场的证明。”莫布里继续为自己脱罪。

“那很简单，我们在你的房间发现了一根金属管，在我们来古堡之前，它就被雪埋在下面，中间穿着导火线，你只要在你的房间点燃导火线，过十分钟，吊桥那头浇着汽油的木柴就产生足以烧毁整个大桥的熊熊烈火。”

“我们的房间是弗朗茨给我们抽签决定的，就算我把金属管埋在了地下，也不至于我现在的房间就是存在金属管的房间。”

“那更简单了，门牌上的号码都是可以换的，你的房间是八号房，其实八号房并不是你的房间，你只不过是根据抽签的号码，换了我的房间的门牌；至于钥匙，弗朗茨先生的古堡里，其实只有一把钥匙，每一把钥匙都可以打开所有的门，这在我去亨特的房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Lee，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对，事到如今，我只能告诉你，是我杀了他们，是我